



尋回照顧病患的快樂

Find Back the Original Happiness of Nursing

■ 文 / 郭惠真 慈濟醫院大林分院社區健康照護室護理師



三十六歲的我問二十一歲的自己：「護士工作辛苦嗎？」，只聽見年少的自己回答：「好辛苦。」我不免回首瞧瞧當初滿腔熱愛工作的我到今日，算算已邁入第15個年頭了。

回首來時路 點滴在心頭

想當年畢業時還是二十一歲單純可怕的小天使，投入內科加護病房服務，日以繼夜，衝鋒陷陣數年，

職場幾經更動，一路走來苦多於甘，危險多於安全。從原本一位懵懂無知的職校畢業生，初出社會，來到醫院工作，中間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雖然以前在學校曾經實習過，但真正成爲一份正式的職業後，才發現原來從事護理工作，不是隨隨便便，簡簡單單就可以勝任的。護理工作是一門科學，更是一門藝術，目的在於服務人群，提供專業的服務，使病患在醫院期間身、心皆有完善的照護，更在出院後，能有完善的歸從。

護理的辛苦來自現實的無奈

工作期間所遇上的住院病人，有各式各樣的，雖然不能說全部看過，但仍接觸到不少。民國78年到83年間，護理工作是很辛苦的，除了照顧患者所需之外，家屬也是護理工作品質必須考慮在內的重要因素。我記得台灣那時尚未有全民健保福利制度，老人與小孩看病仍需自費。所以在加護病房服務的期間，最怕遇上重病及家貧的患者，因爲當醫師向家屬解釋病情後，家屬便要視家中情況來決定「救」或

「不救」親人的命；因此很多子女淚眼選擇放棄治療，也有人四處借錢籌措醫藥費來面對加護病房每二天三、四萬元醫療費用的催繳單，但最後卻走上負債償還無期之路。想想這些爲人子女的大都陷入親情與貧病煎熬中，無法選擇卻也丟不掉的命運.....。當時我深深覺得護理工作是辛苦的，辛苦的感覺來自於現實生活的無奈，尤其當家屬前來探視時，總殷殷期盼細心囑咐護理人員代爲照顧親人時，那充滿感恩的心及誠懇的語氣，總讓我備感壓力及不捨。

不畏病菌威脅 堅持走下去

民國80年，盛暑的夏天。當時工

作的醫院靠海港，常照顧跑船的異鄉船員，護理工作除了一般疾病照顧外，語言的溝通顯得格外重要。但對只有職校畢業的我，是一件吃力的事。有一天急診送來一位不明病因躁動的印度籍船員，當日所有的環境介紹及病情解釋，均透過船務公司工作人員使用印度語翻譯給其他船員聽，而一旁的護理人員部分戴上手套拉上隔離簾替新病人執行入院護理。混亂中隱約聽到簾外的醫師說：「懷疑患者有愛滋，要抽血檢驗是否有愛滋病。」，我看到正在抽血的同事臉色瞬間刷白，因爲同事前一秒正被針扎到手。只記得所有的工作同仁不動聲色儘快處理入院病人所需的基本作業程序



郭惠真正在教導女性朋友正確的健康觀念：
定期乳房自我檢查。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這是一種肺部組織功能改變造成氧氣交換缺陷的疾病。這類的患者常有二氧化碳留滯體內，造成呼吸性酸中毒而引起昏迷甚至死亡情形出現。在這一年裡，我遇見患有這類疾病的一位女士。工作期間常見到她經由急診室急救後被送到加護病房觀察，每次醒來後第一句話就是說：「醫生、護士多謝」、「又見到您們真好」、「啊！

後，接下來除了安慰被針扎的同事外，也儘快呈報上司安排一系列檢查及後續追蹤事項。這是在加護病房工作的第二年邁入第三年，也許初生之犢不畏虎，明知道這一份工作深具挑戰及危險性，依然堅持走下去。

衛教是預防再入院最好的方法

民國82年，秋、冬冷氣團來襲。加護病房工作邁入第五年，常遇到

不好意思又見面」、「又來麻煩您們」、「又從鬼門關前走一趟」。遇上這樣的的老病號，最好的預防方法，就是發揮護理工作的獨立性功能，細心關懷患者及衛教家屬疾病的照顧。這樣才是減少他們再度發病入院的根本方法。

戰勝自己的心魔

民國83年夏末秋初，農田裡的農人忙收成，每個人眼裡充滿豐

收喜悅，風中飄散稻穀收成的甜味。但不知爲什麼那一段時間常接到喝農藥、吃老鼠藥自殺的患者，歸納原因大部分是因與家人吵架不合、被倒債等，一氣之下仰藥自盡；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爲一名年約二十五、六歲女子的遭遇，她因被上司恐嚇想不開，穿一身火紅衣飾，喝下一整瓶巴拉刈農藥，揚言要報復她的上司。後來經家人發現送到醫院急救，卻已超過急救黃金時期，只能給與支持性療法。許多醫院同事面對她的遭遇都很同情，但大家也很怕照顧她，因爲連靠近她的護理人員，都感受到那股濃濃怨氣，尤其面對她那因缺氧面呈青紫的面容、怨恨的雙眼，每位都禁不住背脊發涼，整個加護病房一角，頓時成爲靈異世界。護理自殺的患者很多回，卻頭一次遇上這樣的患者，依照學校所教授自殺患者護理的方法照顧患者，心理上壓力很大，因爲必須克服自己的恐懼，又必須面臨患者逐漸凋零的生命，那是第一次覺得護理工作的壓力大過自己所能負荷。

找回初發心

民國87年，也在這一年裡，我陷入生死迷失中，很努力想找出最初對這份工作的感動與美好及人生的

意義，無奈記憶中的加護病房常常是很多人在人世間的最後一站，大部分都是充滿悲苦貧病的。我常想人生爲何來，死爲何去？找不到答案的自己最後選擇暫時離開這個工作環境，放逐自己心靈，重新沉澱自己，至南部就職。

民國90年，農曆過年前，我結束了在南部的工作，背起擱置三年的行囊搭上往台中的統聯巴士，我望向車窗外景物，試圖擷取最後一絲回憶，但是街道上人來人往，並不因我的離去而有所改變。突然隨身電話鈴聲響起，接到以前工作伙伴的邀約。於是我隻身來到嘉義大林的慈濟醫院工作，工作量雖比先前的醫院多，但精神層面卻是天天豐收，原因是這裡除了工作人員，還包括前來志願服務的師兄師姊。看到他們秉持「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充滿感恩的心，無怨無悔的付出，讓我覺得照顧病患是一件快樂的事。

在大林慈院護理工作的日子，一晃眼又過了四年；某夜午夜夢迴時，我見著二十一歲的自己問三十六歲的我：「護士工作辛苦嗎？」，只聽見心中的答案：「辛苦！但好快樂。」；因爲在這裡，我找到最初對護理工作的熱忱及感動。✂